

# 馬精神話

## (一) 驚洋客



在香港這樣的文明都市，也會有妖精在白晝出現過。相信誰也不肯相信。然而，信不信由你，在幾十年動，就有過下面這樣的一件怪事。

到今天，我們複述出來，

有許多即使是事實的地方，也難保不給傳統者渲染上若干神話的色彩，用以稱謂這一個怪事的怪味。

怪事是出現在博物院。博物院是當時香港有名的，唯一的一大會堂一所附設的。這個地址相當廣大，介乎大道中和德輔道中的起點之間，即現在香港上海滙豐銀行地址，也包括在計劃興建

中的中國銀行大廈地址。裏面，一部分是藏書樓，即公共圖書館，有中西文報，給居民查閱，一部分是博物院，給居民開開眼界，都相當充實。

博物院這部分，是在中國銀行大廈這個地址這邊，即大會堂的東邊，裏面有許多富有歷史的東西，種類包括古今中外，飛潛動植，遊去裏面，真的增加我們無限知識，便是作爲遊玩性質，也頗感興趣。

廿八、四、十七

故事的發生，不是在博物院裏邊，也不是那些飛潛動植「日久成精」，變成妖怪。然而，那妖怪是甚麼妖精呢？出現在甚麼地方呢？

據一位老香港說：「妖精是一匹高頭駿馬，是一只馬精，不是狐狸精。這馬，是一只睺睺的馬，在博物院向德輔道這一方面，近尾簷上方的牆壁上，大概是一種建築的裝飾，或者是一龍馬伴塔」那些微飾，睺睺的藝術相當精緻。



# 馬精神話

素洋客

## 香港故事



這匹馬，因為常在路的上  
方，又再層天，飽受日月精華  
風吹雨打，一般傳說，這匹  
馬是因此變成妖精的。至於這  
匹馬什麼時候變成妖精，沒有  
誰曉得，因為博物院這一帶地  
方，並不是住宅區，白天，祇有政府機關和各大  
公司商行的員工，往往來來，或埋頭做事，絕不  
會留意到這路上妖精。晚上呢，一切寫字樓都重  
門深鎖，闐然無人，便是路上行人也不會多，所  
以，這妖精在什麼時候出現，沒有誰知道，全是  
在後來偶然發現的。

一個拉車的，把人客送到灣仔那方面去了之後，  
已經是早上一點鐘光景，他打算在灣仔等候一下  
，看看有無客人光顧，以免要拖空車回頭，枉費  
氣力，可是，等候到一點多鐘，還沒有半個人影  
，拉車的知道沒有希望，懊喪地拖着空車緩緩的  
走回中環，還沒有到博物院，在花園道口，便冷  
冷的聽見幾聲馬嘶聲響，雖然十分刺耳，但他以  
為是從花園道旁的兵房發出來的，不以為意地走  
過去。但是，越走近博物院，馬嘶的聲音越響，心  
裏越起大，越清楚，這個拉車的不覺奇怪起來，心  
裏想，大說博物院里有許多奇怪東西供人參  
觀，可惜要交齊齊整才可以進去的。沒有參觀的  
機會，近來也許養了一匹特別好看的馬，不然  
馬的聲音何以愈來愈近？心裏祇是這樣想，沒有  
再進一步研究，事關是不是這樣，因為牠寫生活而  
，拉車的人客更緊，所以想了一想，便不再去理它，  
而拉車的人客也放車回丁下的車租。



馬精神話



香港掌故

香港掌故

(三) 驚天動地

他低着頭，拖着車子，聽不見一點馬蹄聲，的得的得……緊要異常，在背後響起來。初時，拉車的還以爲這是馬快帶同馬兒到花園邊口的馬蹄的得，正在這樣想，馬蹄的得的得之聲，越響越密，也越響越大。好像是向自己這方面跑來一樣，心里一怔，馬上回頭一看，果然有一匹高頭大馬，正向著自己背後風馳電掣般狂奔而來，而且路綫正和自己所走的一樣，如果不及閃避，驟開牠的來勢，恐怕會給這畜生踏死，於是急忙把車子拖向左邊，可是，那畜生已經迫近身旁，匆忙之間，連人帶車的一齊跌了一跤，那畜生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直衝了過來，那畜生已到了眼前，等它定了定神，想起來，那畜生已到了眼前，奔往何方去了。拉車的摸摸腦袋，把車子翻正，急急忙忙的向中環方面跑，恐怕那脫韁之馬，無理性的再向自己追逐，雖然性命無恙，也吃驚不淺。

拉車的一口氣把車拖進了人烟稠密的地帶，才吐了一口氣，舉目四顧，想找個警察向他報告，好叫警署派隊去捕捉逃馬，免致傷害市民。可是因爲天冷夜深，警士的影子也不曉得到那里找，自己又做生意要緊，不能親到警署去報案，祇得抄個途人告訴他，叫他想想辦法。久而久之，才碰見一個路人，告訴了他之後，那人是個好奇的少年人，聽得拉車的人報告之後，不去找警察，一溜煙便向博物院方面跑，希望碰到那隻畜牲，看看是什麼一回事。

廿八、四十九



(四)



配，就是發，也不懶得發在何方，無從捉摸。但少年人不甘罷休，仍然到處尋找，從皂后像走出海旁，從海旁再轉回長臣道，打算向花園方面走，不料剛剛轉回長臣道，進入皂后大道的時候，忽然蹄聲四得，從博物院方面，猛然而衝來，少年人雖然胆壯，但因無所防避，一而乘勢又兇，也不免無所措手足，轉頭就走，一路向花園方面直跑，以為這樣便可以避過這頭畜生的慘劇直撞，可是，那匹畜生好像苦舌跟隨一樣，少年人跑往那里牠就竄向那里，並且，不遠不近，緊緊跟在他的後面，好像馬的鼻子快要觸在他的背脊一般，也沒有辦法不拚命的往前跑，雖然年富力強，但跑的是一條長長的斜路，十分吃力，心里又急，跑了一半，險些拔不起腳，雖然是在嚴寒的冬夜，也不免渾身大汗，氣喘如牛，面青唇白，看看快要到聖約翰禮拜堂那條橫路，正想轉身跑入，不料腳下一滑，全身仆倒地上，當堂失了魂魄。



# 馬精神話



## 香港掌故

(五)

素洋客

等到爬起身來一看，那畜生已經不知去向了。少年人爬起身之後，摸摸腦袋，覺得毫無損傷，心裏才略為安寧，但是，不知那畜生走向那里，如果再碰到牠，照樣給牠追逐，那時候，雖然不死，也給嚇個半死了。越想越不行，越有點恐怕，就不敢走下花園道，也不敢走上花園畢道，恐怕碰到那畜生，因此，他寧願在路邊捱冷，耐看風色。

等了半夜，看見沒有動靜，心頭才鬆了一下，恐怕給警察抓到捉將官裏，這時候，豈不是自提不到那畜生反而給警察抓了去受罪？他想到

這里，又得拔腳便跑，向上阿星畢道走，心裏想，打算如果碰到那畜生，查問便向他報告，這就想向他報告，可是，看見那是一個英兵，又恐怕言語不通，反為不美，只得望望然去之，希望稍遠便可以碰到警察，不然的話，也可以一直走向中央警察署報告一下。

少年人行行重行行，不覺走到碼頭。碰到一個華警警察，他一五一十把拉車的怎樣碰到那匹狂馬，自己怎樣好奇前去偵察，又怎樣碰到同一遭遇，給那畜生窮追跌倒……說得那個華警警察也毛骨悚然，少年人又表示，如果願意去看一看，他極歡喜奉陪，看看那畜生走到甚麼地方，也許碰到牠，把牠擒回，免致傷害路人。那警察看見有人陪伴，胆子頓壯，當即同少年人下雪廠街，出大道中，走到何物院前，耳邊又聽得有馬的嘶叫。



# 馬精神話



## 香港掌故

(五) 洋客

等到他起身來一看，那畜生已經不知去向了。少年人爬起身之後，摸摸腦袋，覺得毫無損傷，心裏才略為安寧，但是，不知那畜生走向那里，如果再碰到牠，照樣給牠追逐，那時候，雖然不死，也給嚇個半死了。越想越不行，越有點恐怕，就不敢走下花園道，也不敢走上亞厘畢道，恐怕碰到那畜生，因此，他寧願在路邊捱冷，耐看風色。

等了半夜，看見沒有動靜，心頭才鬆了一下，恐怕給警察察到捉將官裏，這時候，豈不是自己提不到那畜生反而給警察抓了去受罪？他想到

這里，不得不拔脚便跑，向上阿厘畢道走，山阿厘畢道，打針才不碰到那畜生，查閱便向他報告，這邊，就想走，不曉得走到那條村門前，看見站崗的人，就想向他報告，可是，看見那是一個英兵，又恐怕言語不通，反為不美，只得望望然去之，希密稍遠便可以碰到警察，不然的話，也可以一直走向中央警察署報告一下。

少年人行行重行行，不覺走到碼頭。碰到一須華警察，他一五一十把拉車的怎樣碰到那匹狂馬，自己怎樣好奇前去偵察，又怎樣碰到同一遭遇，給那畜生窮追跌倒……說得那個華警察也毛骨悚然，少年人又表示，如果願意去看一看，他極歡喜奉陪，看看那畜生走到甚麼地方，也許碰到牠，把牠擒回，免致傷害過人。那警察看見有人陪伴，胆子頓壯，當即同少年人下亞厘畢道，出大道中，走到博物院前，耳邊又聽得有馬的嘶叫。



# 馬精神話

(七)

繁洋客



香港掌故

而看不到牠？」少年人也以為然，兩人放心地走在路心，向廟中環各自回去了。

也許因為這事情說來動聽，拉車的自然回去傳說給若干同輩知道，少年人更津津樂道的對朋友說他的遭遇，齊聲回去雖然不至正式報案，也會對同事們述說他夜裏尋馬的故事，於是一傳十

「可千傳百……傳子傳孫」不一天。整個香港便有若干人曉得這件事情，但是，人們雖然知道這件事情，仍然不以為意，因為馬兒逃脫羈絆，終有一天會給主人捕捉回去，偶然傷害途人，也是一種意外，不足為異也。

但是，自從那時車的和那少年人給那脫羈羈馬追趕過後，連環仍有幾個晚上有人碰到同樣的遭遇，於是市面盛傳花園道一帶野馬出現，而那匹野馬白天是不會露過面的，祇在晚上跑出來，也許是爲了找尋牠的飼食。大家之所以叫牠做「野馬」，就是因為這匹脫羈之馬，天天晚上出現，沒有主人尋牠回去，非「野」而何？但是，有等有點頭腦的，又發覺沒有「野」的可能，因為花園道一帶，雖然民房不多，但沒有山野森林，無從隱藏起這樣一匹龐然大物的馬，假使有人走失這般的畜生，也不難把牠尋回，決不致任由牠躲起來的。



# 馬精神話

（心） 繁洋客



因為有人傳說，又有人懷疑，談論的人就更多，引起人們的好奇心就更大，因此，在晚上沒有事情做的閒人，都約定三兩人到博物院至花園道一帶，希望碰到這匹追逐途人的

「野馬」，若果碰不到這畜生，最低限度也能够聽一聽馬嘶的聲音。一時博物院至花園道一帶，在深夜十二時後，來來往往的人，都是看「野馬」的人，但，這些都是男子漢，沒有半個女子的影子，因為女子們胆子太小，不敢冒冒昧昧的驗法，而且，在這麼樣的深夜，也不便外出，所以，在這熙來攘往之中，一個女性也沒有。

不過，去瞻「野馬」的人雖然多，但親眼看見「野馬」的人並不多，祇能聽到馬的嘶聲，若遠若近，時大時小，不能分辨它在東西南北，縱然想尋聲而往，也沒有辦法。在這當中，自然有人認為這是一廂人自擾，他們以為這種馬的嘶聲，一定是在馬房發出來的，也許當晚會一度給牠逃出來，也會一度追趕過行人，但，也許養馬的人一經發覺，便即出動尋回，拉回馬房而去，所以，馬嘶的聲音是來在馬棚，天天晚上在路上碰，實在是個謎子。

但是，一部份看「野馬」者雖然這樣想法，另一部分看「野馬」者，却居然又「不識此行」，在大家等待的疲倦而逐漸散去之後，剩下三五個行人的時候，那畜生又遠遠的出現了，因為夜深了，又不是個住宅區，所以「萬籟俱寂」，連自己的鼻息也聽得清楚，一陣的的的的蹄聲，從遠處傳來，在黑夜的路上，往往見到馬的蹤影，飛也似的跑了過去。



# 馬精神話

(九)

繁洋客



不由你不信。

因此，有人不肯相信，也有人認為是一件事實，相信而好奇的人更多起來。時間一長，有人在白天也聽見馬嘶了！可是白天見過這匹野馬的，完全沒有，這實在是一件奇事，

在白天，馬嘶的聲音，不遠不近，總是在博物院附近一帶，但事實上不會望見無幾馬，附近也沒有養馬的地方，就是兵房裏也沒有馬廄。何以會有馬嘶的聲音呢？簡直是一個謎樣的事實，沒有誰能夠解答。

「好事之徒」們不但在晚上要查去尋

候「野馬」出沒，並且在白天也去尋候聽「野馬」嘶叫了。他們不但在地面上探聽馬嘶的所在，並且「妙想天開」，連天空也留意到了。他們在留意天空的時候，多數把目光投到博物院的屋頂，好像那裏是吸藏野馬的最好所在，因為他們有時聽到那匹馬嘶聲在這個地方出沒。

因為注意博物院的屋頂，在德輔道中這方面的，就發現牆上近屋簷那個裝飾的雕梁裏，藏着一匹高頭駿馬，十分奇妙，「好事之徒」們就一致認定這就是那匹「野馬」，馬嘶就是牠發出的，白天叫，夜裏跑，這實在是一隻妖精。這像一傳，更爲哄動一時，白天到那裏看「馬精」的人，更絡繹不絕，擠得水洩不通。廿八、廿九、因自晚上仍然有人看見牠的蹤影，有時也向人追逐，跡近騷擾，於是有人向治安當局建議，拘牠鎖起。有關方面本來就不相信有這回事，但是爲了「傳聞與情」，終於在馬的項上加上一條鐵鍊，連博物院亦即爲止。完。